

武

備

志

武備志卷四十二

防風茅元儀帽

戰畧考

唐六

鄭祇德求救於隣道，浙西宣歙遣兵赴之，祇德饋之比度支多十三倍，而將猶以爲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爲導，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邀職級，竟不果遣。城中各謀逃潰，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

先選
發亂世
之事今
古一轍

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爲浙東觀察使召入問以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六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表甫分兵掠衢婺明台所過俘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旌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

初如此
豈在黃
巢之下

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宜
歛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
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士
王輅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爲未易成也不如擁
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
也甫猶豫未決式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
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
謂使者曰甫面縛而來當免其死式入越州送鄭
祗德樂飲而歸始脩軍令於是告饋餉不足者息

甯殘用
弱一經
獲而威
功以
之口

武備云卷四十二
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職者無言矣。賊別帥
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曰汝降是也。當立效。

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六賊戰有功。乃奏以官。
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詐引
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
周密。賊不知我所爲。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
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也。官軍
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
便鞍馬。舉籍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

在此

既○犒○飲○又○賙○其○家○皆○泣○拜○謹○呼○願○効○死○悉○以○爲○騎○
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
騎○兵○大○足○或○請○爲○烽○燧○以○調○賊○式○笑○而○不○應○選○懦○
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恤○之○不○敢○問○
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
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
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
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晔○謂○表○甫○曰○曷○
從○吾○謀○寧○有○此○困○耶○收○王○輅○等○斬○之○式○曰○賊○窘○且○

入少此
不得大
將偏將
公體

饑必逃入海。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浙東兵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昭義將趺跌殘。令士卒取顧者斬。賊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式斬甌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

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有所不喻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爲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

更不
得

避火船
之法

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表甫爲事，軍需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辛讜討龐勛至斗山，賊將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至未，官軍不利。讜命勇士乘小舟入賊艦旁，戰棚之下，以撻揭火牛焚之，賊遂潰。

初，龐勛怒梁丕殺姚周，使張玄稔代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宿州城中兵數萬拒官軍。承訓攻之，不能克，遣辯士招諭之。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

於賊心常憂憤，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衆從之。乃勒兵斬儒等，開門降承訓，卽宣勅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募發，平安火明日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斬其首將，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圍之。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柰何爲？」

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

西川人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節度使盧耽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脩守具驍勇之士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令各試所能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二月蠻合梯衝四面攻城城上以鈎纆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慶復與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

爲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故出無不捷。俱懿宗

高駢至劍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一狶突，奈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厲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脩復邛崃關，大渡河諸城柵，令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

阡能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
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代之。未發前一日，
執阡能之謀者，仁厚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
囚某父母妻子，而曰：『汝調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
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汝
歸，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
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
射憫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故使尚書救汝。汝若
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

獲伏而
降之兵
家所少

評者，忤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天子韓求五人耳。謀
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
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周視塹柵，怒曰：重
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將
斬白文現，監軍救免，命悉平塹柵，留兵五百守之。
賊伏兵千人於理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調知之，引
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
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寨中。餘
衆爭出降，渾擎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曰：

本欲卽遣汝歸、爲前途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爲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舍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日、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堊、其衆鈎出之、已死、斬首以獻、

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衆皆降。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日，諸寨呼噪爭出，羅夫子自刎，衆挈其首，縛阡能。

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
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
如暮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
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
六日、五賊皆平、敬瑄梟二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
句胡僧而剛之、阡能孔目官張榮、屢舉進士不第、
歸於能、爲之謀主、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
一人、敬瑄勝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
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准法、敬瑄以問孔目

香有
開除

官唐溪對曰公已勝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
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
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有
良田數百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耳敬瑄召刺
史將按之刺史以憂死

陳敬瑄遣兵討韓秀昇屈行從皆爲所敗江淮貢
賦斷絕雲安清井路不通乏鹽敬瑄乃奏以高仁
厚爲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走
仁厚叱之卽日斬都虞侯一人更令脩促部伍召

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賊惶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秦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犖謂將佐曰巢

天下
常之而
不足以
一州守

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爲之備乃完
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家有資糧者
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
擊陳肇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擒楷
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
攻之陳人大恐肇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
爲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殉國
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
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爲持久之計時

之而有
餘道只
在豫耳

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置春磨寨，攻圍三百日，
廼解去。

李克用至汴州，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就置
酒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
罷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
塞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
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鬪，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匿
牀，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
臾烟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

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脫敬思爲後拒戰死克用縋城得出全忠誤射彥洪殺之克用妻劉氏多智畧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此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爲謀彥洪旣伏其辜惟公亮察克用乃

還晉陽、

高仁厚至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衆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開門不敢入、還去、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斬獲甚衆、仁厚念諸寨皆走、當死者衆、乃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

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
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韶○素○名○長○者○
衆○信○之○皆○還○惟○茂○言○走○至○張○把○仁○厚○追○及○之○斬○言○
諸○將○股○栗○仁○厚○陳○於○關○下○鄭○君○雄○等○悉○衆○出○戰○仁○
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遁○
歸○仁○厚○遂○進○圍○梓○州○

賊○帥○孫○喜○聚○衆○數○千○人○攻○均○州○刺○史○呂○曄○不○知○所○
爲○都○將○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
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從○卒○太○多○州○人○懼○其○剽○

掠尚以爲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爲前道。告諭州人無不服者。喜從之。旣渡江。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詔以行襲爲刺史。秦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鐸鄭漢章將之。陳城西延袤數里。楊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還。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且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爲前鋒。保爲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糧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傍。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

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寨縱掠伏兵四起俘

斬殆盡自是秦彥不敢出

俱僖宗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數戰不利欲退保桐宮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

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至是屢破儒兵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行密縱兵擊之儒軍大敗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

勢在步
步漸進

就謂行
信無人

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旦出，洶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洶虜者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洶虜，三乞置招安將，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願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

姓集於營塲，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匿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卽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楊行密遣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顧全武等列入寨以拒之，神福聲言還師，所獲杭俘走還者皆不。

追○幕○遣○羸○兵○先○行○而○伏○兵○青○山○全○武○追○之○伏○發○被○
擒○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既○而○久○攻○不○拔○神○
遣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受其犒賂而

還全武既而行密遣全武歸以易秦裴、
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議引兵歸河中指揮使高
季昌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
已困奈何捨去全忠患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募
人爲謀入城誘致之騎士馬景請行會朱友倫發

兵於大梁將至、當出兵逐之、全忠命諸軍牧馬飽、士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乃詐爲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請速擊之、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茂貞盡出騎兵於鄰州、就芻糧、全忠穿蚰蜒壕圍、設大鋪鈴架、以絕內外、

宋被竟
成名將

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爲治有
聲迹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
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爲帝室藩屏豈得坐
視天子困辱如此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
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爲貢獻及
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諸州西至陝華
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
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將
其兵屯邢州鄩帥精兵自水竇入據府舍拜從周

母待其妻子以禮、全忠判官裴廸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見廸色動、廸問知之、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召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

田頽與潤州節度使安仁義同舉兵、楊行密使李神福討頽、王茂章討仁義、茂章攻潤州不克、行密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如茂章兵、仁義不知出戰、溫奮擊破之、壽州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妻弟也、行密素狎侮之、延壽怨怒、陰與頽通書、

行密乃爲目疾。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以報延壽。行密又自遣人召延壽至，行密執而斬之。頽遣王檀、汪建將水軍逆戰。神福因風縱火焚之，檀建大敗。頽聞之，自將水兵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兵斷其歸路。行密遣臺濛將兵應之。俱昭宗

楊渥遣秦裴將兵擊洪州，軍于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

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耳○若○率○衆○守○城○不○可○卒○
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破○寨○執○楚○遂○圍○洪○州○拔○

武備志卷四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五代一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梁主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梁主數遣使諭降之嗣昭斬使者梁主欲召兵還諸將以爲李克用死晉兵且退上

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梁主從之。梁夾
寨奏晉兵已去，梁主以爲援兵不能復來，還大梁。
夾寨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
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
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
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
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大閱
士卒，以丁會爲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五
月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

寨梁軍無斥堠將士尚未起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德威至城下呼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來誑我爾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旣而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爾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

洞屋者攻車也洞其形如屋隱兵屋中推

破洞屋
北礮法

如此人
不

城也。吳越將孫琰置輪於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張網以拒之。吳越王鏐遣指揮使錢鏐等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驚過皆知之。吳越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至是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三十餘人。周本夜遁。

撫州刺史危全諷帥撫信袁吉之兵攻洪州淮南
守兵纔千人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
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楚王殷
遣指揮使彭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問將於
嚴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本將兵七千救高安本
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不出可求卽其卧内彊起
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爾今
必見用願無置副貳乃可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爲
全諷聲援爾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

乃疾趣象牙潭。或曰：全諷兵強，君宜觀形勢。本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全諷營柵臨溪，亘數十里，本隔溪布陣，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

梁王景仁等進軍柏鄉，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自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至趙州，與周德威合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勅等將步騎追之。

鎧胄鮮華、光彩炫燿、晉人望之、奪氣、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耀兵爾、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屠酤傭販之徒爾、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乃奇貨不可失也、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山、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

於平原廣野、可以騎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
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
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
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
者一水爾、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
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
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過寨帳撫王
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
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梁兵有降者、詰之曰、

景仁方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

柏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有尺抄之，梁兵不敢出，剉屋茅坐席以餉馬，馬多死。周德威與別將史建塘、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勅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力戰却。

之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王謂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昃之後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兵乘之必大捷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晡梁軍未食果引却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兵驚怖大潰李存璋

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走梁之精兵殆盡河朔大震

梁主至魏州命楊師厚李周彝圍棗彊賀德倫袁象先圍蓼縣晝夜兼行抵下博遇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巡邏或告曰晉兵大至矣梁主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彊與師厚軍合師厚急攻棗彊數日不下城壞復脩死傷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鎮人裂眥今往

死信
生於

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出降。周彝召問之。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一劍效死。周彝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彝首。踣地救至得免。梁主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欲屠之。德倫攻蓐。晉將李存審謂史建塘、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使賊得蓐。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塘、嗣肱分道擒梁軍之樵芻者。獲數百人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

思
臣奏所

王大軍至矣。時梁主引師厚兵攻蓐，未及置營，建塘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暮至營門，縱火大譟，弓矢亂發。營中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蓐之耕者皆荷鋤耒，挺逐之，委棄資械，不可勝計。旣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爾。梁王慙憤，病遂增劇。俱梁主朱全忠

梁以王景仁爲淮南招討使，將兵萬餘侵廬壽。吳

愚其十
卒此之
謂也

徐溫朱瑾帥諸將拒之、遇於趙步、徵兵未集、溫戰
不勝而却、景仁乘之、吳吏士皆失色、將軍陳紹援
槍大呼曰、誘敵大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鬪、衆隨之、
梁兵乃退、溫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旣集、
復戰於霍丘、梁兵大敗、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
涉之津、霍丘守將朱景浮表於木、徙置深淵、及梁
兵敗還、視表而涉、溺死者大半、

貝州刺史張源德、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
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取源德、東兼滄景、則

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主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旣孤，然後可取。乃遣騎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克之。

劉鄩圍晉陽，誠衆曰：有病者殺而焚之。三軍咸稱不病。及退，因選精卒殿後，徐徐而行。至石會關，留數馬及旄旗，虛實於萬岡之上。晉人疑有伏兵，遂不敢追，時服其謀。

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

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鄆軍數日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鄆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爾晉王曰：「鄆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纔及山下，亟發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道險泥深，士卒腹疾足腫，墜岸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鄆糧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鄆諭之曰：「今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

不則以死報君親爾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鄆西上
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鄆已整衆下山屯
於宗城馬死殆半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
糧道德威急追至南宮擒其斥堠者斷腕而縱之
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詰朝略鄆管而返入
臨清鄆引軍趨貝州軍堂邑德威攻之不克翌日
軍于莘縣塹而守之

魏博兵亂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梁將劉鄩乃軍
於莘縣增壘浚池自莘及河築甬道餉梁帝詔鄩

出戰曰晉兵未易輕擊俟彼進取苟得機變豈敢坐滋患害帝又遣使問鄒以決勝之策對曰臣無奇謀但人給十斛糧盡乃破敵帝怒曰將軍留米將療饑耶又遣中使督戰鄒謂諸校曰大將專征君命有所不受臨機致變安可預謀今揣彼白氣盛難可輕克諸君以爲何如衆皆欲戰鄒默焉乃復召諸將列坐軍門人給河水一杯因命飲之衆未測其意或飲或辭鄒曰一杯之難若是滔滔河流可勝旣乎衆皆失色時莊宗以兵壓鄒營亦不

出帝又數遣人促之，鄆以萬人薄其營，俘獲甚衆。少頃，晉兵繼至，鄆退復戰於故元城。莊宗與符彥卿、李存勗夾攻，鄆兵大敗。

吳主遣契丹主阿保機以猛火油，此油燃火得水，愈熾，可以攻城。阿保機大喜，卽選騎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乃止。至是，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

州刺史安金全棄城走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
攻之旬日不克阿保機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大
敗奔歸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等步騎
七萬會於易州李有審曰虜衆我寡虜多騎我多
步我不利於平原嗣源曰虜無輜重我行必載糧
設平原而虜抄吾糧我先自潰也莫若自山中潛
趣幽州遇虜則據險拒之遂踰嶺而東嗣源與從
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遇契丹力戰

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躍馬奮過，三人其陣，斬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始却，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則成寨。契丹騎過寨，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前，存審戒步兵陣於後，勿動。先命麻兵曳柴燃草以進，鼓譟合戰，趣後陣乘之，斬契丹萬計，幽州圍解。

晉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軍尚全，輕行微利，未見其福。」毀營而進，衆號十萬，壞亦素。

營而踵之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不得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公何怯也卽以親兵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晉軍望見梁旗幟驚潰幽州兵已亂德威不能制

父子皆死、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丘
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
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卽引
騎兵先登、李從珂王建及以步卒繼之、遂奪其山、
日向脯、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
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閻寶曰、
梁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有歸志、我乘
高趣下、破之必矣、今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
退、必爲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勝、必不戰自潰、

興德威
則見

凡決戰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
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
朔非王有也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
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
若歛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建及
擐甲橫槊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
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
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死亡者幾三萬人晉王
還營聞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吾罪也梁敗卒

不滿千人、

吳越王鏐遣其子副大使傅瓘擊吳。吳遣將彭彥章陳汾拒之。戰於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傅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傅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傅瓘使散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橫於河流。以斷晉救兵。

晉王自引兵救之、不能進、遣善游者入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鰲臙者、衆莫知爲計、李建及請選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流矢兩集、建及使操斧者入鰲臙間、斧其竹竿、又以木髑載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鼓譟攻之、鰲臙隨流、梁兵焚溺者大半、晉兵乃得度、環解圍走、

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戰於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

賢者所
難明者
能之

中軍陳彥謙遷中軍旗鼓於左取貌類溫者擐甲
冒號令軍事吳越兵敗殺其將何逢斬首萬級傅
瓘遁去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獲之紹
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初吳將曹筠亦奔吳越
溫厚遇其妻子遣間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
吾之過也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
言者三而不問其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
而卒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
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

未暇如汝言遂引兵還

契丹屢寇晉幽州衛州爲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
岌岌以爲梁未可取唐主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
來奔言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可襲取也郭崇韜
等皆以爲不可唐主密召李嗣源謀之曰梁人志
在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
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渡河之敗常欲立奇功以
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以勝
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主允

遣嗣源將精兵五千趣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唐主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卽以爲天平節度使。梁主大懼，遣使詰讓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

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

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縊。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爲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鎗勇決，宜謹備之。」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也。五月，遣使徵兵於吳。徐溫欲持兩端，遣兵循海助其勝者，嚴可求不可，乃止。梁主召王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

楊村夜命甲上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篝火乘
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
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
舉鎗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
南城破之適三日守殷救之不及彥章進攻諸寨
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
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北城撤屋爲柵載兵
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
浮河而下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鬪一日百戰互

正欲養
兵力耳

有勝負比及楊劉死亡士卒之半彥章以十萬衆
攻楊劉城垂陷者數四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
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南城唐主引兵救之曰李
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至楊劉
梁兵塹壘不可入唐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請築
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旣得以應接東平又可
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薄我城不能就願募死士
日挑戰以綴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
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將

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梁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延光因言於唐主。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唐主遣崇韜將萬人夜發渡河。築之晝夜不息。自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城六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馳至。急攻。時板築僅畢。未有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唐主引大軍救之。彥章退保鄒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請正朱守源覆軍之罪。不從。七月唐主引兵南。彥章等復趣楊劉。李紹榮直

以一人對一人
止堪相
抵又自
束之耶

抵梁營，擒其斥候。又以火棧焚其連艦。彥章等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梁兵前後死者且萬人。楊劉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梁主恐彥章成功難制，徵還大梁。

唐主引兵屯朝城。康延孝來奔。唐主解錦袍玉帶賜之，以爲招討指揮使。問以梁事，對曰：「聞欲數道出兵，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勇蓄力，以待其分。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

大悅

唐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澤潞未下吳丹屢寇瀛涿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唐主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難守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休兵息民更圖後舉唐主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欲雪家國讐耻今已正尊號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

能守而棄之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
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
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
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爲備凝
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
守魏固守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
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不登軍將盡
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
運必有天下在陛下勿疑耳唐主曰此正合朕志

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天道不利、不聽。王彥章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逆戰、敗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都、捷奏至、唐主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命將士悉遣其歸家。又遣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濟河至鄆州、中夜進軍、以李嗣源爲先鋒、遇梁兵、一戰大捷。追至中都、梁兵潰、追殺無筭。彥章走、將軍李紹奇追章、章重傷、馬蹶被擒。唐主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

至北商
欲觀表

公與崇韜之力也。曷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謂諸將曰。曷所患。惟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何向而可。諸將以爲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於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亦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卽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舟楫亦難猝。此去大梁至近。無

險方陳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
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
以千騎前驅、唐主從之、令下、諸軍踊躍、嗣源是夕
遂行、明日、唐主發中都、越二日、至曹州、梁守將降、
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卧内、忽失之、
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梁主命皇甫麟斷其首、
梁亡、以上俱梁主瑱

武備志卷四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五代二

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希瞻夜匿戰艦數十於港中詰旦合戰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進逼江陵季興請和乃還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

以爲吾捍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嘗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士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故所向有功

吳雄武軍使苗璘統軍王彥章將水軍攻楚岳州楚王殷遣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江口德勳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虜璘及彥章以歸

石敬瑭入散關，先是兩川牙內指揮使龐福誠謝
鎰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
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
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而下，會日暮，二人謀曰：
「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
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鎰帥餘衆操短兵，自其
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
不出。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贇等克劍門，徑據
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

奔還我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迺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董璋遣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

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自將破白楊林鎮聲勢甚盛孟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爲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直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

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以強衆心。趙廷
亦以爲然、乃以廷隱爲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
月朔、入辭、璋檄至、又有遺李良廷隱及李肇書、誣
之云、與已通謀、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爲反
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
必濟矣。及戰、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璋與騎遁
去、追斬之。董璋之起兵也、范延光言於唐王曰、若
兩川併於一賊、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唐
主以爲然、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

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爲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唐主曰：知祥吾故人，爲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環賜知祥詔，知祥拜泣受詔，上表謝罪，自是稱藩。然益驕倨矣。以上俱唐明宗

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揚武谷而南，至晉陽，陳於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卽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請俟明日。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

知兵如
此說謂
其與秋
哉

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
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
陳。唐兵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而爲
二。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死者近萬人。是夕，敬瑄出
見契丹主，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
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
兵險要，則吾不得進，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
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若不
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

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塘○歎○服○唐
潞王

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契丹泰州降之取滿城
獲契丹二千人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
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
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威等懼退至陽城契丹大至
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陣
而南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回兵圍之
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

掘井輒崩人馬俱渴至曙風甚契丹主坐奚車中命鐵鷄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卽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爲然右廂副使藥元福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

俟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陣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守貞亦領步兵盡拔鹿角出鬪，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鵝旣下馬，倉皇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蔽地。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

之得脫

契丹主大舉入寇，趣恒州。杜威等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恒州，以彥澤爲前鋒，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契丹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磁州刺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砍虜營而

人表裏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出督懷孟軍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以上俱晉主重貴

劉智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智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道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

晉相繼欵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汭
定矣智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爲
北京留守

漢主嵩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
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
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
前守貞倚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
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
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

作于未
戰時矣

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
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始李守
貞以禁軍皆常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既
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
旗伐鼓踊躍詬譟守貞失色諸將急欲攻城威曰
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
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鬪吾仰而攻之
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
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

逼之、飛書檄以招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
相報、况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以縻之、不
足慮也、乃發民夫二萬、築連城圍之、又謂諸將曰、
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仆
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
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守貞如
坐網中矣、

王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
崇退守大城、暉壘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

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敢出

李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貰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毋得私飲愛將李審晨少飲酒威怒曰汝爲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衆立斬以徇俱漢隱帝

龍武都虞侯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沉默好施不事

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爲非將帥才、至是吳越攻常州、請効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爲將、唐主乃以爲右武衛將軍、使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慢罵之、衆皆憤怒、克宏活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克宏、以宋匡業代之、元帥宏冀謂克宏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奏克宏才略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暮、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

兵徑趣常州。徵古復遣使召之。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吾，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幕。

甲兵其中襲吳越，管大破之，斬首萬級。

周世宗